

苏亭莲舫：千载芳踪说子由

耿险峰

四 颍州西湖寻旧游 笑言欢欣诗酒属

苏辙在《祭欧阳少师文》中说：徽官在陈，于颍则邻。拜公门下，笑言欢欣。杯酒相属，图史纷纭。辩论不衰，志气益振。

颍州，毗邻陈州东南，沿颍水而下八十里处。熙宁四年(1071年)六月，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、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归野，闲居颍州，时值苏辙辟任陈州教授，与其为邻。

苏辙识欧阳修始于其父兄：始先君居家，人罕知之者。公携其文至京师，欧阳文忠公始见而知之。(苏轼《跋先君书送吴职方引》)至和年间，父亲苏洵拜谒蜀中时任益州知州张方平、雅州知州雷简夫，以及老相识吴职方。吴职方、雷简夫、张方平对苏辙父亲苏洵所作《六经》《洪范》《权书》等文章，赞誉有加，遂致书向欧阳修推荐：

伏见眉州人苏洵，年逾四十，寡言笑，淳谨好礼，不要交游，尝著《六经》《洪范》等论十篇。……呜呼！起洵于贫贱之中，简夫不能也。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。若知洵不以告于人，则简夫为有罪矣。用是不敢固其初心，敢以洵闻左右。恭惟执事取在翰林，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。洵之穷达，益在执事。乡者洵与执事不相闻，则天下不以是责执事，今也读简夫之书，既达于前，而洵又将见执事于京师，今而后，天下将以洵累执事矣。(雷简夫《上欧阳内翰书》)

既而得其所著《权书》《衡论》，阅之，如大云之出于山，忽布无方，倏散无余，如大川之滔滔，东至于海源也，委蛇其无间也。因谓苏君：“左丘明、《国语》、司马迁之善叙事，贾谊之明王道，君兼之矣。远方不足以成君名，盍游京师乎？”因以书先之于欧阳永叔。(张方平《文安先生墓表》)

当苏洵登门拜会欧阳修时，欧阳修甚为欢喜，赞其文“后来文章当至此”。(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)

予闻文士多矣，独喜尹师鲁、石守道，然意常有所不足，今见足下之文，余意足矣。(苏辙《颍滨遗老传》)继而，欧阳修把苏洵著书亲荐于朝，由此声名鹊起：

当至和、嘉祐间，与其二子轼、辙偕至京师，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，献诸朝。书既出，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。(欧阳修《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》)

至京师。永叔一见，大称叹，以为未始见夫人也，目为孙脚子，献其书与朝。自是名动天下，士争传颂其文，时文为之一变，称为“老苏”。(张方平《文安先生墓表》)

嘉祐二年(1057年)贡举后，苏辙在其兄苏轼携同下入欧阳修府拜会，始识欧阳修。自此，在父亲和兄长的率领下，苏辙拜入欧门，得识于欧阳修，开启了其跌宕起伏的仕宦之旅。

熙宁四年(1071年)九月，苏辙兄长苏轼贬谪外任杭州通判，过境陈州，苏

辙遂伴兄长专程至颍州，共同拜会了闲居此地的欧阳修：

熙宁辛亥，余出倅钱塘，过汝阴见公。(苏轼《跋文忠公送惠勤诗后》)

在颍州西湖，苏辙兄弟相携欧翁，日与其游，相与其间二十余日。临湖而渔，水深而鱼肥；山肴野蔌，杂然前陈。啸歌吟咏，举酒相属，油然不知日之既夕。写景记情，苏辙开陈善道，笔意淋漓，酣作《陪欧阳少师永叔燕颍州西湖》诗：

西湖草木公所种，仁人实使甘棠重。归来筑室傍湖东，胜游还与邦人共。胜游还与邦人共。功成业就了无事，令名付与他人知。平生著书今绝笔，闭门燕居未尝出。忽来湖上寻旧游，坐令湖水生颜色。酒行乐作游人多，争观窃语谁能呵。十年思颍今在颍，不饮耐此游人何。乘此胜况，兄长苏轼亦把盏举杯，啸吟《陪欧阳公燕西湖》诗：

谓公方壮似须雪，谓公已老先浮颊。竭来湖上饮美酒，醉后剧谈犹激烈。插花起舞为公寿，公言百岁如风狂。赤松共游也不恶，谁能忍饥啖仙药。已将寿夭付天公，彼徒辛苦吾差乐。城上乌栖暮禽生，银缸画烛照湖明。不辞歌诗劝公饮，坐无桓伊能抚箏。时值赵少师自南都访欧阳少师，四人愈添豪兴，酒至杯干，苏辙狂兴不禁，乃临水寓怀，汪洋澹泊，不胜区区：

公居颍水上，德与颍水清。身闲道转胜，内足无复营。平昔富交游，开门坐常盈。退居万事乐，独恨无友生。汝颖亦多士，后来非老成。赵公平生旧，情好均弟兄。少年结意气，晚岁功功名。携手践廊庙，蹶足辞钧衡。徜徉里田间，略略世俗萦。兴来忽命驾，一往千里轻。白发伊相映，元勋各峥嵘。人生会面难，此会有余情。遨游西湖中，仲夏草木荣。壶觞列四坐，歌舞罗前楹。画舫极沿沂，肩舆并递迎。棹进免鸭乱，乐作虫鱼惊。近寺驷蹕迹，高台吹笑声。往事语京洛，余欢发吟麋。

拳拳主人厚，款款来客诚。此乐有时尽，此好何由倾。——苏辙《赵少师自南都访欧阳少师于颍州留西湖久之作诗献欧阳公》游宴之余，欧阳修与苏辙兄弟分享其收藏，鉴赏把玩。兴之所至，还令其兄弟同赋自己珍藏的石屏，兄长苏轼洋洋洒洒，一气呵成，题作《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》：

何人遣公石屏风，上有水墨希微踪。不画长林与巨植，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。

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，孤烟落日相深濛。含风偃蹇得真态，刻画始信天有工。我恐毕宏韦偃死葬就山下，骨可朽烂心难穷。神机巧思无所发，化为烟霏沦石中。古来画师非俗士，摹写物像略与诗人同。愿公作诗慰不遇，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。苏辙则纤余委备，铺染■文，如骏马下坡、云腾风卷而下，作《欧阳公所蓄石屏》诗：

石中枯木双枝疏，槃然脉理通肌肤。剖开左右两相属，细看不见毫发殊。老樗剥落但存骨，病松偃蹇空留须。丘陵迢递山麓近，云烟滃泊风雨余。我惊造物巧如此，刻画项细供人须。公家此类尚非一，客至不识空嗟吁。棠头紫云抱明月，床上寒木翻饥乌。脱巾形易神自足，鄙弃笔墨嗟勤劬。天工此意与人竞，杂出变态惊群愚。世间浅拙无与敌，比拟赖有公新书。吟诗赋会之余，苏辙得授欧公为文之道：

契阔艰难，见公汝阴。多士方哗，而我独南。公曰：“子来，实获我心。我所谓文，必与道俱。见利而迁，则非我徒”。又拜稽首，有死无易。公虽云亡，言如皎日。(苏轼《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》)多年之后，苏辙忆及颍州相会，恍如昨日：忆赴钱塘九月秋，同来颍尾一扁舟。退居尚有三师在，好时须为十日留。倾泻向人怀抱尽，忠诚为国始终忧。——苏辙《重到汝阴(即颍州)寄子瞻》)

常全欣

中两路经过周口大地，曾先后为唐代漕运通道。它们像两条大动脉，“转漕东南之粟”，为唐王朝输送着“营养”。

一条是由楚州(今江苏淮安)到泗州(已没入洪泽湖之中)经虹县(今安徽泗县)溯淮河而上，由渦口(今安徽怀远县境内，涡水入淮口)入涡水，经亳州、太康，西合蔡水至汴州(今开封)，汇于汴河运道。

另一条是由楚州经泗州溯淮河过渦口继续西上，经寿州(今安徽寿县)、颍口(颍水入淮之口)入颍水，再溯颍水经颍州(今安徽阜阳)、颍城(今沈丘)入蔡渠(亦称琵琶沟)，经陈州到浚仪(今开封)，也汇于汴河。

为了保持这条航道的畅通，唐王朝修复了蔡渠。蔡渠原名沙水，即古鸿沟至大梁(今开封)又分为二水的南流的沙水。《魏书·地理志》以后常称古鸿沟的南段为蔡水、蔡渠或蔡河。这条古老的运道曾几经兴废，自西汉后期，逐渐淤塞，其漕运功能被汴河替代，魏晋邓艾开凿广漕渠复通。隋开凿通济渠后，又久不通运，失修湮废。唐代宗后，汴河常遭战乱，代宗大历十一年(776年)“汴州大将李灵曜(一作曜)反，因据州城，绝运路”，汴河不通，必须另开新路，蔡渠疏浚通漕又被提上日程。

大历十二年(777年)，陈州刺史李■，“又开陈颍运路，以通漕挽”，由颍水过陈州蔡水通达汴河。德宗建中年间(780年—783年)，汴河漕运再次受到阻扰，“东南转输者，皆不敢由汴渠，由蔡水而上”。《旧唐书·王绍传》载：“李希烈阻兵江淮，转输所在艰阻，转移运路，自

相聚次年，欧阳修驾鹤西游。痛悲之中，苏辙泣书《欧阳太师挽词三首》：

其一雄文元命世，直气早成风。受任袁迟后，安邦反侧中。回天深有力，扈圣耻言功。事已身随去，惊嗟柱石空。

其二唐弊文初丧，书成法至今。雍容超圣处，深切可人心。气力知难继，风流喜不淫。愚知公欲谢，异说勇交侵。

其三推轂诚多士，登龙盛一时。西门行有恊，东阁见无期。念昔先君子，尝蒙国士知。旧恩终未报，感叹不胜悲。

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凶讎逼至，清酌庶羞，感叹悲慨；苏辙拜作《祭欧阳少师文》，呼天抢地：

维年月日，具官苏辙谨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故观文少师赠太师九丈之灵：呜呼！嘉祐之初，公在翰林。维时先君，处于西南。世所莫知，隐居之深。作书号公，曰“是知子”。公应“嗟然，我明子心。吾于天下，交游如林。有如斯文，见所未曾”。先君来东，实始识公，倾盖之欢，故旧莫隆。迺出所为，叹息改容。历告在位，莫此蔽蒙。报国以士，古人之忠。公不妄言，其重鼎铉。厥声四施，靡然向风。

嗟维此时，文律颓毁。奇邪满径，不可告止。剥刺珠贝，缀饰耳鼻。调和椒姜，毒病唇齿。咀嚼荆棘，斤斧羹臠。号兹古文，不自愧耻。公为宗伯，思复正始。狂词怪论，见者投弃。踽踽无昆，与辙皆来。皆试于庭，羽翼病摧。有鉴在上，无所事媒。驰词数千，适当公怀。擢之众中，群疑相脰。公恬不惊，众惑徐开。滔滔狂澜，中道而回。匪公之明，化为谈俳。

公德日隆，历蹈二府。辙方在艰，托视逾素。纳铭幽宅，德遽存故。终丧而还，公以劳去。公年未衰，屡告迟莫。自毫组青，迄蔡而许。来归汝阴，嗜微环堵。辙官在陈，于颍则邻。拜公门下，笑言欢欣。杯酒相属，图史纷纭。辩论不衰，志气益振。有如斯人，而止斯邪。书来告哀，情怀酸辛。报不及至，凶讎逆臻。

呜呼！公之于文，云汉之光。昭回洞达，无有采章。学者所仰，以克向方。知者不惑，昧者不狂。公之在朝，以直自遂。排斥奸回，固有剧易。后来相承，敢陨故事。虽庸无知，亦或勉励。此风之行，逾三十年。朝廷尊严，庶士多贤。伊谁云從，公导其先。自公之归，忽焉变迁。又谁使然，要归诸天。天之生物，各维其时。朝暘薰风，春夏时宜。冻雨急雪，匪寒不施。时去不返，虽强莫追。胡惟斯人，而有不有。时既往矣，公亦逝矣。老成云亡，邦国瘁矣。无不为善，善者废矣。时实使然，我谁慙矣。哭公于堂，维其悲矣。呜呼哀哉，尚飨。②8

(未完待续)



受气的媳妇当了家

王天瑞

说农耕文化，不能不说农村妇女，不能不说妇女能顶半边天，不能不说已巍然顶起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和社会和家庭生活半边天的农村妇女。

先说说好奶奶吧。好奶奶姓郝，好奶奶心好，时间长了，人们就把郝奶奶叫成了好奶奶。知情的人讲，好奶奶是个苦命的奶奶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好奶奶裹过脚，当过童养媳。好奶奶没有上过学，没有读过书、没有吃过饱饭、没有穿过新衣、没有堂堂正正做过站立的“人”。霹雳一声震天响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好奶奶扔掉了裹脚布，家里人也不再虐待她。好奶奶被全村选为妇联主任。在区政府扫盲班，好奶奶学会了《妇女自由歌》，回村后，就教全村人都唱这支歌：“旧社会好比是，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，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，妇女在最底层。看不见那太阳看不见天，数不清的日月数不尽的年，做不完的牛马受不尽的苦，谁来搭救咱？多少年来多少代，盼的那个铁树把花开，共产党、毛泽东，他领导咱全中国走向光明。中国人民大解放，受苦的老百姓见了太阳。土地改革闹翻身，砸开了封建的老铁门。从前的妇女关进阎王殿，今天打断了铁锁链，妇女都成了自由的人……”而好奶奶也成了全村妇女的靠山和顶梁柱。如果听说谁家的媳妇挨了打、受了气，好奶奶立马就去为她撑腰。如果肇事者不服气，那好，就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批评，或请区政府派人把他带到区里去解决。不知你是否相信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在偏僻的农村，男尊女卑、男女不平等是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即使多年以后，这个问题仍然时不时地沉渣泛起。

还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那几年，各家各户都如愿分得了土地，黄村处处欢声笑语，喜气洋洋。至于在土地上种什么、怎么种、由谁种、收获的作物咋支配，那就由各家各户自主决定吧，上级政府也就不再机械地定计划、下指标、做硬性规定了。这，岂不就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？脑瓜子转得快的人家，很快就找到了致富门路。要知道，思想的转变是最重要的转变，也是最艰难的转变。而很多农民仍然墨守成规，既不接受新事物，也不学习新科技，宛如蜗牛在黄土地上爬行。村头脑的老象，就是一位不开化的死脑筋，种庄稼还是老八般，麦茬豆、豆茬麦，年年不变。也真暗合了他的名字，老象的屁股推不动。而老象的儿媳妇秀娟，本来高中毕业后很有抱负，要在黄土地上干出一番成绩来，可自从嫁给了开通，却成了经常受气的小媳妇。开通不开通，没有主心骨，却很孝顺，娘咋说他就咋听，爹咋指挥他就咋办。爹很强势，在家中大权独揽，小权不散，一切全由他说了算，从来不听儿子和儿媳妇的劝说、劝阻、劝告。秀娟自从走进黄村，没有赶过集、没有上过镇、没有进过城，只能在家里或地里干活、干活、干活。改革开放后，秀娟觉得天亮了，解放了，自己的愿望该实现了，于是向爹提出，到外地走走看看，看看新形势，吸收些新思想，再学点新技术。爹哼了一声，就说两个字：“不中！”没办法，秀娟只好忍气吞声。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老象家连续发生两件趣事，不妨说给诸君。第一件是撒化肥的故事。开始，老象不相信那些灰面子、碱面子能顶大粪用。不久，他看人家撒化肥，他也撒。人家是按科学撒的，他却不管什么氮、磷、钾，抓起来就撒。秀娟说，爹，撒化肥要讲究科学，氮长叶、磷长果、钾肥多了长柴火(长秆)。老象一听，很是不服，心想，我走的桥比你过的门槛还多，胆敢教训我。一天，给小麦施肥，老象背一袋子化肥就走。秀娟说，爹，那是钾肥，应撒磷肥，小麦该灌浆了。老象不听，硬往外走。开通去拉，咋也拉不住。终于，老象把化肥撒到了麦地里。麦收打过场，人家平均亩产，少的800多斤，多的1200多斤，而他老象家，平均亩产300斤。那天，老象哭得十分伤心。孩子们却说，老象家的麦秸垛全村数第一。第二件是拇指西红柿的故事。秀娟从江苏参观回来，买了一些西红柿种子，要求试种二亩西红柿，反复说了三遍，爹才同意。当西红柿结果的时候，老象一看，西红柿像个大拇指，岂不是胡闹，气得发了疯，非要薅掉不可。秀娟跑到好奶奶家，把情况一说，90多岁的好奶奶拄着拐杖赶过来，说，小象，你这个一根筋，不撞南墙不死心啊，你要再给孩子气受，我这就用拐棍敲你！结果，市场上的大西红柿5毛钱一斤，而秀娟的拇指西红柿5块钱一斤。好奶奶说，小象，你还疯不疯？

不服不行。老象服了。一天，在好奶奶的见证下，老象召开家庭会，郑重宣布：“秀娟有文化，我是个瞪眼瞎，从今天起，我退二线，由秀娟当家。给，这是箱子上的钥匙，这是咱家的存折。”

好奶奶说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我翻了身；现在，改革开放了，秀娟当了家。”

老象羞得无言以对。②8

